

欽定後漢書

卷之十
五十四

後漢書卷五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馬援列傳第十四

馬援傳 子 廖 子 防 兄 子 嚴 族 孫 棧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

服君子孫因爲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爲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權里

曾祖父

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

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旣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事見前書

故援再世不顯祖

父不得爲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 援三

兄況余員

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

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

二千石

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

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

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

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

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

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

且從所好

從其所請也

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

寡嫂不冠不入廬

廬舍也

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

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

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

續漢書曰過北地任

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爲牧帥令是時員爲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

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

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

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

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

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

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爲鎮戎改太守爲大尹援爲新成大

尹莽改漢中爲新成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爲增山連

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爲尹也與援俱去郡復

避地涼州世祖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

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

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

里開

說文曰開闢也杜預注左傳開闢門也

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

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

爲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

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關之東西謂之禪衣

交讓冠會

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

解在公孫述傳

警蹕

就車磬折而入

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

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哺食也史記周公誠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

猶恐失天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

之有幅焉爲如偶人形禮記曰謂爲俑者不仁鄭玄云

之度使無遷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因辭歸謂囂曰

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不如

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

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

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

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

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

故云簡易也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竊也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

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

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流猶

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讌

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

伏闕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

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

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

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

器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

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

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

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

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

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

爲之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

後不能令人軒言爲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丁利反與人怨不能

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

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

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

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

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

爲陳禍福以離囂友黨

○劉攽曰案文友當作支

援又爲書與囂將

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字

前別冀南

天水冀縣

也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

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

表猶標也言爲標準爲射的也

言背叛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

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

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

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

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

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宅否竟不能言

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

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

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

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

蘇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

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

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愧猶辱也

今更

共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

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

謂欲封爲

朔寧王也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

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字林併音卑正反

男兒溺死

何傷而拘游哉

游浮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

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豪傑也

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

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

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

有切磋

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豈有知其

無成而但萎媮咋舌义手從族乎

萎媮更弱也萎音於偽反媮音乃罪反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以食爲諭

且來君叔天

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

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

諸將多以王

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

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

音以林反

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

廣雅曰質定也

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

至第一囂衆大潰

第一解見竇融傳

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

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廼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

疊隘

浩疊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疊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鳧鷖在疊亦其義也

今俗呼此水爲閭門河蓋疾言之耳

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

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吾音鈇牙

援乃潛行間道掩赴

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

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

塗遠多寇議欲棄之

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無塊

日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

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

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

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

詔武威太守

東觀記曰梁統也

令悉還金城客民

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

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

候

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日小城字或作鳴音一古反

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

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

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

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

氐道縣屬隴西郡縣

管蠻夷曰道○劉攽曰注管當作有是漢書本文後人不曉誤之

羌在山上援軍據便

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

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

下○劉敞曰案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戍丞爲長史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邀

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

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

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

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卽燒羌也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

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良甚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

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

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

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

東觀記曰凡十

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

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

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

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

髮膚眉目容貌如畫

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

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

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

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

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託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

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

沒皖城

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

殺皖侯劉閔自稱

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

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阯

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

徵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

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

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

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

伏波將軍

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舉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

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

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以扶樂侯劉隆爲副

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

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刑除也

十八年春

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

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

徵貳傳首洛陽

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麓冷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

封

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釀酒勞饗軍士

釀

漉也詩曰釀酒有藇毛萇注云以筐日釀釀音所宜反

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

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

下澤車

周禮曰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御款段馬

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

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

潦上霧毒氣重蒸

○劉敞曰案文重當作熏

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

鳶鴟也跼跼墮貌也

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

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

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

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

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

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嶠嶺嶠也爾雅

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也

援奏言西于縣

戶有三萬二千

西于縣屬交阯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

遠界去庭千餘

里庭縣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

封溪望海縣並屬交阯郡援所

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

漢律較者十餘事

駁乖舛也

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

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駱者越別名

二十年秋振旅還京

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

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

式

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爲鼓鼓唯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

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

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

莫如龍行地莫如馬

史記平準書曰以爲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

馬者甲兵

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

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

伯樂秦穆

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近世有西

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

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

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

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

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

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

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鬢丁氏

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

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

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廉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二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劉敞曰：注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在長字上。

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

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

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

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

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

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

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

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爲婿

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

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

松父統也

雖貴何

得失其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

志如事父也

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

五溪蠻夷

鄭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西溪澗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

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楠作朗漁作武在今辰州界

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

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

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

翁也

矍鑠勇貌東觀記作矍哉是翁矍音許縛反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

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

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

餘日索

索盡也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

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

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

明年春軍至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

陵臨鄉也

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

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竟反

有兩

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

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充縣名屬

武陵郡充音昌容反

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

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

搯拊也

充賊自破以事

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

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

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卽援所穿室也
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
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
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
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
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
止

言似商胡所至之
處輒停留賈音古

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

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
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

以援往
受其拜

遂因事陷之帝大

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並余之子也喜

音許慮反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

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

謂譏刺時政也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

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

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

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褵毛萇注云褵婦人之褵

也女施衿結褵爾雅曰褵綉也郭璞注曰卽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

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

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

輕重

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劾也劾

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鶩鴨也劾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

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

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劾也季良名保京

兆人時爲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

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

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

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

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

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

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今永州也

初援在

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

神農本草經曰薏苡

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

糧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

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

載還皆明珠文犀

犀之有文彩也

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

昱司徒侯

霸之子也

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

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槁葬而已

裁僅也與纔同槁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

葬故稱槁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

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

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

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也

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

故

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

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橫初

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

大臣曠

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

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章邯爲秦將使人請事至

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

燕將據聊而不下

史記曰燕

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卽今博州聊城縣也

豈其甘心末

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末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簧類善也

竊見故伏

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

間關

猶崎嶇也

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

入虎口豈顧計哉

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爲我咒曰若不

出請徇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首也囚王于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爲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使隗囂也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

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

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

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

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

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遂

救倒懸之急

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

存幾亡之城

幾音

祈幾近也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

守音式授

反

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

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

吝之心

吝猶恨也

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真

皆屬交州

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

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

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

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

害氣僵死軍事

僵仆也

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

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韓子曰龐

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

家

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

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醞於用賞約於用刑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

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

鄒陽之所悲也

史記鄒陽書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

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昊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

也罰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其言

僅豎無知也高祖曰豎儒幾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

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祭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

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

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認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

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

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

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圓旋皆中規矩辭言嫺雅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司馬相

如日雍容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

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

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

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真食其全俸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

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

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

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初

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字石磐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

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爲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

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

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

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

長者謂豪俠者也

用氣自行多所陵折

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

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

司馬呂种曰

是援行軍之司馬也

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

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

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劉攽曰按肅卽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客蓋是容字容有此事也 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張敖爲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坐謀反誅宣帝祠

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 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

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

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

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以椒房故獨不及援

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

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

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

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

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

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張儀虞卿並爲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千時主

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

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竇融書曰千載

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

謂誠實固梁松王磐呂种等皆如所言也

而不能

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

少矣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

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

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爲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

乎通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

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

廖不得嗣爵

明德皇后旣立拜廖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

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

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

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纒

爲首服執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

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

卽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

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

姓從行不從言也

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

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

死

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

長安語曰

當時諺也

城中好高髻四

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

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

○劉攽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

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

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

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

德戒成哀之不終

太宗孝文也立默爲化身衣弋綈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

娶葬埋過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繪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

董賢爲儉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恒卦九三爻辭也 巽下震上鄭玄注

二云巽爲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爲毀折後將有羞辱也

誠令斯事一竟

竟猶終也

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

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

神明可通金石

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

瞽人夜誦之音

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夜誦者

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以詢訪

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王逸

注楚詞云屑顧也

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

四年遂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爲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

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
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
隨廖歸國考擊物故

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

後詔還廖京師永元

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賙賻使者弔祭王主
會喪諡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
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爲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爲黃門侍郎肅宗卽
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
塞羌皆反

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

拜防行車騎

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

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

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

鄯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

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

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

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

索西縣名故城在今

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布橋

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卽謂此城

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

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解見章帝紀

子鉅爲常從小侯

以

侯故得常從也

六年正月以鉅當冠

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立冠

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卽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墻下

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于降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

吉辰加爾元服兼爾幼志順爾成德○劉攽曰注士冠筮于廟門案文少一日字

特拜爲黃門

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

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

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

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

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

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

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

曲度謂曲之節度也

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

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

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憊過也

以慰朕涓陽之情

涓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

文公于涓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光爲人小心周密喪母

過哀

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

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

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爲太僕康爲侍中及竇

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

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

之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

丹陽防爲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

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

後爲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

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爲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孤

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

依姊婿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而好擊劔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劔習騎射○劉攽曰注其

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

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

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

因覽百家

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

大人長者之稱也

仕郡

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

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

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

三輔稱其

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旣立嚴乃閉門自守猶

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

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

留仁壽闈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

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

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

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

勅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

今祭之見高祖紀帝親御阿閣阿曲也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

卽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鱒爲郎鱒音時充反令勸學省

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

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尚書咎繇之詞

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

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無功不黜明陰

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

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

以刑法

中音丁仲反

不卽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

朱酺揚州刺史倪說

倪音五兮反說音悅

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

考事輒有物故

考按也

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

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

實

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

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

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

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

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

時爲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見前書

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

共罔養以崇虛名

罔養猶依違也

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

建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

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

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左傳鄭子產誠子太叔爲政之詞也

如此綏御有

體災眚消矣

眚亦災也

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

年遷五官中郎除三子爲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

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

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勲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旣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

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

將嚴七子

謂固伉歆
鱗融留續

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

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

劉徽

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
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序第八句股第九

順帝時爲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

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

東觀記曰毅張掖屬國都尉

建初中仕郡

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

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

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東觀記曰稜在廣陵蝗虫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永元二年轉漢陽

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實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稜爲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旣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

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後漢書卷五十四

後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馬援傳援三兄况余員注况字君平○一本作字長平
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注師事潁川滿昌○監本作
蒲昌臣會汾按王莽傳滿昌爲講詩祭酒今從宋本
改

開置七郡注漢書曰平南越以爲九郡今此言七郡與
前書不同○臣會汾按九郡乃武帝紀中語至昭帝

始元五年罷儋耳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故前書地
理志交州刺史部止有七郡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
失考耳

後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馬援子廖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爲潁陽侯○詔當作紹

後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卓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

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爲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

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

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爲人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

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

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今洛州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諄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人不忍欺

人常有言部亭

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調所部也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

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

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
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
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
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
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
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

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

茂不爲嫌理事自若

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

數年教

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

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

察諸縣也

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

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

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

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

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

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

轉爲祭酒

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

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

乃下

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

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閭

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闔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

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

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

千戶

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單復

具謂之襲

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

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

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

崇卒子琴

嗣

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

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

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
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

時

○劉攽曰案文多一時字前後言
不仕王莽者多矣不須時字也

休字子泉哀帝初

守新都令

新都縣也
屬南陽郡

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

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
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
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
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
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虓虎

怒也詩曰闕如虺虎

嬰城言以城自嬰繞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

字書曰倥偬窮困也

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

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

斷斷猶專一也書斷斷猗

無他技

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

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

史記燕昭王卽位欲雪齊恥以招賢者得郭隗爲築宮而師事

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

蘊積也

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

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

校報也鄰近也

曾子曰犯而不校

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怨謂爲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傳

弟五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

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設六筭之法以窮工商故曰

權數

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

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

公羊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

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

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

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

糧皆辭不受

問遺也

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

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

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

議

與音豫

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

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

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

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

留之

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

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

問

貫寬貸也音時夜反

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

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

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

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

瞿音久住反

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

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

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

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

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

甚嘉

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

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

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

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

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

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

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

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

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

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

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卽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

陰不出故百姓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

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

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

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

上天之祐

史記古公脩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

殺人父子不忍爲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卽位追尊古公爲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

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

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

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

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繯也

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

行義尙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

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

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

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

吉已

比卦坤下坎上坤爲土缶之象也坎爲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

來附而吉也○劉敞曰誠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我當爲它注文甚明

夫以德勝人者昌

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

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

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

永平

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

爲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縋

白山卽天山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

艱危故曰如縋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縋也

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永平末年

焉者龜茲共攻沒都護
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

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

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

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

度音大各反

使者在道分

部督趣

趣音促

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

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

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

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

劉

欽曰案文
恩當作思

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

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

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

寵異焉遷樂安相

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爲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

北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

開恩信

說文日以財相賕曰購

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

漢補博昌尉

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

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

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

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

年代呂蓋爲司徒

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苑陵人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

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

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時

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

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殤帝卽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

復代梁鮪爲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末下令麥

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

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尙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

柔良退貪殘奉時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

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

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

進良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因以

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

而近於春月分行諸

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

逮捕一人罪延十數

逮及也辭所連及卽追捕之

上逆時氣下傷農

業案易五月姤用事

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

也本多作后古字通

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

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

令誥四方乾爲天君之象也巽爲風號令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

言君以夏至之

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尙止之況於逮召考掠

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宄

宄散也

今始夏百穀

權輿陽氣胎養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

自三月以來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

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

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

則草木零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爲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爲害也大

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

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

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有成萬物則天

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

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

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

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謂氣候及

星辰昏旦皆夏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以夏

建寅爲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爲正尚白周以建子爲正尚赤周以夜半爲朔殷以鷄鳴爲

朔夏以平旦爲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日曰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

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

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

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

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

莖草根也莖音該又音皆

而猶盛陰在上地

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爲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

堅冰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

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

著令

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日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爲正天

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

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

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

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

獄緩死

易中孚象詞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

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

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

故事

報囚謂奏請報決也

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

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

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

諸生

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二

公之

辟乎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

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

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

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

傉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不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

孳孳不怠之意

遂杜絕交游

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

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

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

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不在

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

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司寇

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

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

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趙王商嘗欲避疾

商趙王良之孫

便時移住學官不止不聽

學官

謂學舍也

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

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

死生有命未

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

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

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

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不

在二郡爲人脩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

續漢

書日薦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

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朞後坐稟貧

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

續漢志日秩六

百石

時侍中賈逵薦不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

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

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韞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

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

甄明

甄別也

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

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

不可枉也

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

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

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

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尙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

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戒也顯

周公箕子之所陳

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尙

書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

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

陛下旣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

令芻蕘以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

旣顯巖穴以求

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

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爲

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

五年年七十五卒

於官

魏霸傳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鈞

世有禮義霸少喪親

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
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
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
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
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
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
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
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
衛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傳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

星官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執利之事也角隅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崎順

帝時爲司徒

崎音丘宜反

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

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

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

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

桓

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大將軍梁冀也

時京師地震特

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

東海王疆曾孫臻之相也

延熹八年徵拜

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

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

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

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

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

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

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

講華光殿

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

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

漢官儀曰

許訓字季師平輿人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

坐被酒睡伏

被加也爲酒所加也
被音平寄反

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

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

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澡手日盥音管

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

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

迂久猶良久也

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

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

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飜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

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

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

巾逆謀

先策謂預知也

以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

遂音錄

中平

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列

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
五
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

款款忠誠也

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童兒不捕雉也

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卷五十五

後漢書卷五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伏湛傳 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爲高

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

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

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

王莽改河內爲後隊更

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

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

禮記曰年穀不

登君膳不祭肺

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

糲麤米也九章算術曰粟

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

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

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

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

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

任內職

幹主也

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

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

大司徒封陽都侯

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時彭寵反於

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

五國

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邾伐崇見史記

必先詢之同姓然後

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

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

綏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

伐崇庸

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偕紂爲無道故伐焉

崇國城守先退後伐

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

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

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異卿卽獲索賊帥徐

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川縣次縣也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

異卿等卽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

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

顛沛猶僵仆也

是歲奏

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

蒸祭高廟

冬祭曰烝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

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

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

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

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

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

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

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

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

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隊屬正也

吏人畏愛

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

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

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

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堂堂盛威儀也

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

厲志白首不衰

埤蒼曰髻髦也髻髮謂童子垂髮也

實足以先後王室名

足以光示遠人

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豆反

古者選

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

左傳曰鄭武公莊公

爲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

柱

石之臣宜居輔弼

杜石承棟梁也前書田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

有四隣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

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

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

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

郡二人

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劉攽曰案正文

令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注合可以湛代頗爲

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

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曰

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

送喪修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

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

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

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

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

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

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

侯注

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見行於今

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

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爲孝獻皇后
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
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

仕郡督郵建武

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
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
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

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

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

三王見聖公傳

卒爲赤眉所

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

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

邯鄲

全趙謂舉趙之地

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脰五校莫不摧

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

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

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

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

校卽時皆降

右或爲古

張步遣使隨隆

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

詣闕

上書獻鰕魚

郭璞注三蒼云鰕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鰕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

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鰕魚音步角反

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

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

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

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

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

卽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

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

允以今音反

隆曉譬曰高

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

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

二州青州徐州也

求得反命步遂執

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

言罪大也受

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

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
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

累託也音力僞反

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

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

武帝時蘇

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
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
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
持節節鬣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
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

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
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援爲郎

中

侯霸傳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

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

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

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

春秋爲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寧君受律也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

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

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卽案誅

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

右刺姦選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爲

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

王莽收臨淮郡爲淮平

及王莽之敗霸保

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

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荊州刺

史費遂齋

歷書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

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

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

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

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

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

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

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 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

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

漢自高祖以列侯爲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盡拜

公孫弘爲丞相封平原侯因以爲故事

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

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字翥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

發歆又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
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厭音一
葉反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成禮具禮也言不
以非命而降其葬

禮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

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況

王音
肅

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

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

於陵縣名
屬濟南郡

故城在今淄
州長山縣南

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

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

光武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

封梅邑侯

梅音洵

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

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

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

幾音祈洽浹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

曰谷永經書汎爲疏達不能浹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焉

於是召譚拜議郎給

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

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

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

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

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

好濫淫志也

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

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

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

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

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

及猶繼也

弘當讌見

○劉攽曰案文

當合作嘗

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

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

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

爲東平王蒼曾

孫端相也

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

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

外仍統軍實

仍類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墮軍實

懷柔異類莫匪

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列因病退

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愍悼怛其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

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

其令將相大夫會葬

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

詩國風曰羔羊

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

蛇自得
子則字元矩爲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

風法真稱爲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卽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

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

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

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也根猶本也

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

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傳

郭賀附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旣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

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重興再
隆大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
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
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謂章程也斧斤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

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
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筆當宣受怒之
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
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
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

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

東園梓棺賻贈甚厚

東園署名主作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古通

呼爲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爲極

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

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

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

得祿秩也衮職有關君其補之

三公服衮畫爲龍龍首衮衮然故言龍衮詩曰

衮職有關仲山甫補之

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賀字喬卿雒

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

累官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

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

狩至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三公服衮冕黼

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爲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

上公九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

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傳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

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

恐子孫之似也

東觀記偃為黎陽令

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

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計算術也

初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

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

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

反音幡

勤乃率

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

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

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

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

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

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

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

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

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黃鉞一

下無處所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

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

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

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

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

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

恩免又爲陵轍同列帝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
衛之惜其功不忍加罪

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

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誠
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

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

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

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

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
年車駕西幸長安

祠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帝悼惜之使者
嚙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弔祠賜東園祕器賄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

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
明帝女

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

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

紀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劉攽曰案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矣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熹傳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

自搏猶叩

也頭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

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

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旣引見更始笑曰薊栗犢豈

能負重致遠乎

犢角如薊栗言小也禮記曰天地之牲角薊栗

卽除爲郎中行

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

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

力勉之

武帝謂劉德爲千里之駒故以熹比之

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

出關更始乃拜熹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

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劄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

侯更始敗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
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
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
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

風俗通
曰俗說

鹿車窄小
載容一鹿

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

免既入丹水

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
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

遇更始親屬

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

塗炭者若陷泥墜
火喻窮困之極也

熹見之悲

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
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
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

也卽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

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

東觀記曰勅熹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

人通利道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

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

欲內熹熹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卽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卽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

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

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

臣烏栢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

規謀

也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

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令

也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

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

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

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

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

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

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
事不實免

修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

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虞

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眞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

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

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

行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

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

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諡曰正侯子代嗣

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

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

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

授

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

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

豐令

司徒舉爲茂才也豐今徐州縣也

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

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

理狀

漢官儀曰范遷字子廬沛人也

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

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

代鮒陽鴻爲大司農

鮒陽姓也音胡佳反

是時顯宗方勤萬幾公

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
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
恭爲司空恭字叔齊伏湛同產
兄子也見東觀記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肅宗卽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叅錄尚
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
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貲恩
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韋彪傳

族子義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
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

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
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
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
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
宗卽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
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
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
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
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勲紀其子孫
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

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鄴侯建初二年已封
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
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
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
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
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
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孝經緯
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
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
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
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
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

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

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舒上疏曰鍛鍊而周內之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

在其所以磨之故也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鍊然後用之

士宜以才行爲先不

可純以閹閹

史記曰明其等曰閹積功曰閹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

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

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

二帝光武明帝也

又置官選職不必

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

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

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

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

故曰樞要

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

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

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

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

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因問上林尉

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嗇夫爲上林令

深思絳侯木訥之

功也

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木彊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

往時楚獄大起故

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

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
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

輩類也

又御史外遷動據

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
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
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
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
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
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
艾

禮記曰六十曰耆

禮記曰六十曰耆五十年曰艾

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

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

二十萬

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

永元元年卒詔尚

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

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

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

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

爲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

平輿縣名屬汝

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

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

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

躋升也

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

宿留待也宿音秀留

音力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

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旣愆

仰慕

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疾不堪久待

眩風疾也瞶亂也謂視不

明之貌也眩音縣瞶音亡溝反

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

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

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爲廣都長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

都縣東南

甘陵陳二縣令

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

政甚有

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

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旣

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

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

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

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疾歸乃入

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

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逼也靈帝卽位中常侍曹

節以陳蕃竇氏旣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爲名假借

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卽東海王彊四

代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旣服冠冕故解幅巾政任威

刑爲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驕恣

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

兩邦謂湛爲平原太守霸爲淮平大尹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

司徒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糟糠妻也憲政多迹彪明理

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袞

後漢書卷五十六

後漢書卷五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宣張王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
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

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爲
太宰伊

尹爲阿衡莽欲
兼之故以爲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

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

前書曰御
史中丞秦

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

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

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

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

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

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

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

秉性

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

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

名事見前書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帟幃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幃

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劉攽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

解帷後帳是其次矣

四年拜大司徒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

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

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
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
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

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嬰爲擔今江淮人

謂一石爲一擔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
劉歆曰案除

子彪爲郎
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傳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

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也三輔以爲儀表
儀法也表正也書曰

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

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

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

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

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

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

湛曰禮下公

門軾輅馬

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

謂小僂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軾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史記孔子

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五年拜光祿勳

前書光祿

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

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

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

郭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

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

舍

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

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

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

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

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

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

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

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

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

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

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

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其僮嬾者恥不致丹

皆兼功自厲嬾與嬾同音力壹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

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没者則賻給親

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

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

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

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

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

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遇辭

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會
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
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
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
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
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

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或問其故丹曰交

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

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
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

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
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張陳凶

其終蕭朱隙其末

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於泚水之上蕭育

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 故知全之者

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夏侯

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

王莽時稱病不仕教授

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
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
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
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
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
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恢
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
掾無書掾卽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
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

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

曰往來貌

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立纁聘之遂

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已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疆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人同過其仁則可知

談

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

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

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

公孫弘淄川人

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毀別

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

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各其清人君

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

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僞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

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

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僞之誚斯不僞矣屑猶

介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

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旣多書又外

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

其家書竦卽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

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

通儒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

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爲郡吏王莽

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

逡音七倫反

將細

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禡奪衣服

禡解

也音直紙反

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

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

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

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于天不

媿于

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

以爲持書平

○劉攽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

留平

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

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

食其

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

蓋伯夷叔齊恥

食周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

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非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

今

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

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

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刻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

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

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

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林議曰當今政卑易

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
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
所知之又據以與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良爲

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逵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

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

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

見續漢書

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

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

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

左傳曰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宜增科禁以

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

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皆論語之言也政謂

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爲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

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

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

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

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斲彫而爲樸號爲網漏吞

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

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

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讐非其本罪

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

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

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

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

焉

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

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

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

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

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

之
明年代丁恭爲少府

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

二十二年復爲

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

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

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夫辛膠之言

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爲

丹水長

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

論語

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

趙孟

患焉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

也助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廬江太守有

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

產業

鬻賣也

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符卽羈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

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旣入關封符

乞人也

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續漢志曰

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

旣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

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

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

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

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

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經盡哀

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

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推明中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

建武二

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

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

代而去詩乃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

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

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君乃慙而退

今功

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

黃堂太守

之廳

事 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

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

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
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爲司徒遷字子
廬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
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
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

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

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
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
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
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

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

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
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

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

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字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傳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

東觀記曰良爲郡議曹掾

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

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大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

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

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

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

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綉望曰議曹情竄自無綉
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
也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

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
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

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

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

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

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

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諡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

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臧文仲魯
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

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瞽犯冒

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

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

考試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于是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見前

書今以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

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留也詔書譴

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

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

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卽丘長卽丘縣名屬東

海郡卽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爲大司

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

旨偶俗以微時譽

希猶瞻望也

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

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

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

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

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

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

爲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

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

宮曰旣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經典旣明乃歸家教授

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

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

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

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

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

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

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

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

卒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

十萬續漢書曰宮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傳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

東觀

記曰兄仲虞爲縣游徵

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則脫身爲傭歲餘

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

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

至

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己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

賑給之

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

令譎將詣門

譎詳也

旣至終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

濮陽

今濮州縣

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

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

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

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

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

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曰

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

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

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

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

云乎章厥有常吉哉

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

也尚書咎繇謨之言

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

羊酒顯茲異行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

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

明年帝東巡

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

祿每月七十石 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傳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

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

也子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

隱猶靜也約儉也

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

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

受業者百有餘人

建和初四府表薦

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

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

徵

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

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

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飯土簋歡土釧糲梁之飯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
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
以臺爲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人是愛
人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

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

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

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于度

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日擇善二日因人三日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

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于度

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

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

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

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

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寢布被

食用瓦器也

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

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

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

褐織毛布

之衣貧者所服

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

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

秋元命包曰烏孝鳥也

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

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

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

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

謝承書曰靈帝卽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

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

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

綬諡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謙字彥信

初平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

將軍

○劉放曰案文少一事字

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

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

賊有功封郟侯

郟音盤眉反

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爲司

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諡曰忠侯溫字子柔初

爲京兆郡丞

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

歎曰大丈夫當雄飛

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

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

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睚眦解見竇融傳三十斤為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不

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不

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
催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
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
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
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

黜

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

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

鵠髮白髮也

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卷五十七

後漢書卷五十七考證

吳良傳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拔字監本誤作枝今從宋本作拔臣會

汾

按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公叔文子名公叔發注

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叔拔此據世本衛獻公孫公叔拔若公孫枝是秦大夫字子桑秦穆公時臣非文子矣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以枝拔形相近陰改拔作枝以傳會朱注至今莫辨今此傳注宋本尚作拔奇齡之言益信而有徵矣

後漢書卷五十七考證